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下

范應元集註直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孔子不居其聖乃所以有德　體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王弼曰有德則遺其失不德則遺其得河上公曰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

流行民德以全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於上德為有間矣河上公曰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以有名號及其身故蘇曰夫德者性之端道之用也聖人之德配天而無所不利天何言哉故上德不以德為德是以有大德下德纔有微善執為大德揭名要譽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道

法自然包乎天地運乎日月散乎人物我
於中出而得之斯其所謂德也原夫上古
大朴未散所謂德者得之於自然无形无
迹无名无聲默運之頃自然與天地同其
長久自然與日月同其常升斯曰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也至於下古太朴既散所謂
德者不失於顯然如是爲聖如是爲賢及
而觀之其視不可道者爲難至其視不可
名者爲莫及斯曰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爲而无不爲

此句韓非王弼郭雲傅奕同古本河上公作上德无爲而无以爲今從古本此復釋上德也謂上德者不言而信不動而化无爲而无不爲也韓非去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上德无爲而无不爲也音辯去韓非出於戰國必見先秦古書

下德爲之而无以爲

韓非王弼郭雲傅奕同古本河上公作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今從古本○此復釋下德也謂下德爲之而无以爲者爲其

當然也无私意以爲之王弼去下德爲之而无以爲者無所偏爲也今引[illegible]王弼兩家註者无定焉姑以證古本也

上仁爲之而无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仁者愛之理也義者事之宜也愛出乎理謂之上仁上仁爲之而无以爲者非以要譽也无所爲去聲而爲之也事得其宜謂之上義上義爲之而有以爲者將以㸃事也苟无私意以爲之則得其宜纔有私意以爲之則失其宜起爭端也蘇曰仁義皆不

免於爲之矣其所以異仁以无以爲爲爲勝
義以有以爲爲爲功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
无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
者不足復言故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之應一作知應應者應對之應攘音穰揎
袖出臂曰攘扔字王弼與古本同音辯云
引也就也推也音認又音仍玉篇扔字人
烝切因也丗丗本作仍今從古本。○禮者天
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體雖嚴而用不

迫謂之上禮以敬爲主以和爲貴以此教人而齊民也然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是莫之應也以正不行繼之以怒攘臂而扔引之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當是之時敬和安在哉不如偷其身而天下平也河上公曰言禮華盛實衰動則離道不可應也上下忿爭故攘臂相扔也蘇曰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

兵起則徒作而无術矣張辨德曰周禮備而六國爭雄唐禮成而五季交擾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夫發語之端盡巳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自失道之後愈降愈下人鮮能盡巳以實是忠信之薄也忠信薄而後約之以禮使之循規蹈矩弗畔於道及其末也以文滅質反爲亂階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前識猶言先見也華榮也道之散也謂制
禮之人自謂有先見故因天理而爲節文
以爲人事之儀則也然使人離質尚文乃
道之華也漸至逐末忘本姦詐日生人之
愚昧自此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上聲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
不處其華故去上聲彼取此
韓非嚴遵同古本一本下兩句處作居○
大丈夫君子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忠信之
厚而不處其薄處其道之實而不處其華

蓋知仁義禮其末必至於亂不如相忘於道德也故除彼薄與華而取此厚與實矣

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程子註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然則孔子其亦處其厚與實者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德由自得而立名故次之以昔之得一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

貞正也王弼郭雲同古本一本貞作正亦後人避諱也河上公本作侯王○物有万殊道惟一本故昔之得一者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神得之以靈谷得之以盈万物得之以生王侯得之以爲天下貞是以

各由其一而不自以爲德也

其致之一也天无以清將恐裂地无以寧將恐發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万物无以生將恐滅王侯无以爲貞將恐蹷

古本如此河上公爲貞下有而貴高三字

致推而極之之謂發動也蹷音厥僵也○其推而極之一也蓋一本通乎万殊万殊由於一本所以謂之一也故天地神谷万物王侯皆不可離於一也豈自以爲德哉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王侯自

稱孤寡不穀是其以賤爲本也非歟

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此非以賤爲本耶非乎今從古本○穀善也又百穀之總名也春秋王者多稱不穀夫一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賤且下也然天地神谷万物王侯皆得之以爲本實至貴至高也故貴當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是以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者是其以賤爲本也非歟者設問也言實以賤爲本也而自稱孤稱寡有善而自稱不善者乃不自以爲德也

蘇

曰天地之大王侯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

故致數譽評无譽不欲琭琭若玉落落若石

數音朔譽稱美也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數車无車陳碧虛云依古本作譽琭音祿玉貞若字河上公作如令從古本○夫一乃万物之本至貴至高而无形无聲淅稱美可盡而况其它乎故推而極之數數稱美者无美也不德者乃有德也是以王侯

不欲琭琭若玉之貴但落落若石之賤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一乃生物之本故次之以反者道之動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靜極而復道之動也柔弱之至道之用也蘇曰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无形无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而天下之至強莫能加焉此其所以能用万物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万物生於有形而有形生於无形大道无形動則生物其用至弱常勝剛強昧者每每妄動而不知静以復命比比剛強而不用弱以全生惟知物生於有而不知有生於无罔察根本弗洞變化焉能虚通而得老氏長生之道哉曰世不知静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自生者蓋天下之物閙有母制子未聞以子制母者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大道无形動則生物上士常静動不離

道故次之以上士聞道章

上士聞道懃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古本作懃聞道而懃行不怠者乃上士也

聞道而若存若亡者乃中士也

下士聞道而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古本有而字聞道而大笑之者乃下士也

下士聞道而笑者以爲虛无而笑也又聞

弱之勝剛柔之勝強貴以賤爲本高以下

爲基皆不信而笑之也殊不知實運於虛

有生於无虛无自然正是道之體柔弱賤

下士是道之用也故曰不笑不足以為道

故建言有之曰

【孫登阮咸】同古本【河上公】本无曰字

○建立也故立言有之曰謂下文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

夷等也易也說文去正也纇古本音耒絲

節也【河上公】作類今從古本○道之明者

微妙幽玄故如昏昧道之進者不與物爭

故如退縮道之夷者高下隨宜故如不平

等也德之上者虛而能應故如空谷

大白若黷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

黷音辱黒垢也古本如此河上公作辱輸傅奕云古本作輸引廣韻云輸愚也河上公作揄乃草字變車爲手傅奕去手字之誤動經數代況辱字少黒字乎傅奕當時必有所據王弼作偷音遇作揄今從古本質朴也眞實也渝變也○白之大若和光同塵故如垢汙德之廣者不自盈滿故若不足德之建者不求勝人不炫聰明故如輸愚眞之質者隨宜應物故如渝變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

隅釋去角也方之大者无所不通故无圭角器之大者貴積力久故晚而成已上皆言行道之士深不可測有如此者

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无名

大道无聲而衆音由是而出乃音之大者也大道无象而衆象由是而見乃象之大者也既无聲无象焉得有名可謂隱矣故道隱故无名也是以下士聞之則大笑之中士聞之則若存若亡也若涉上士聞而

了悟安能懃而行之

夫惟道善貸且善成

嚴遵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善貸且成今從古本○貸施也謂道雖隱於无名然而夫惟此道善貸施万物而且善成之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上士聞道懃而行之故次之以道生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一而已故曰道生一也猶言易有太極也一之中便有動靜動曰陽靜曰陰故曰

一生二也康節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者是也一與二便是三故曰二生三也其實一也然動靜无端陰陽无始一亦非一但形於言則不可不謂之一也初不是逐旋生之也其曰生者亦猶言大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也陰陽不可不以二而言之然陽自陰來陰自陽來其實一也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周子所謂二本則一亦是也蓋二與一便是三也自三以往生生不窮故曰三生万物也愚

何以知其然哉於吾心之初而得之也通乎此則知道本强名尒何况一二三乎皆自然也

万物負陰而抱陽盅氣以為和

古本作盅器虚也河上公作沖虚也和也今從古本○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器有形也道无形也凡有形之物皆有无形者寓其閒也故陰陽之氣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万物負陰抱陽盅氣爲和皆自然之理也河上公曰万物中皆有

元氣得以和柔若胷中有臟骨中有髓草木中空虛與氣通故得以生也

人之所惡𠪚去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謂也

嚴遵同古本河上公作而王公以爲稱今從古本○穀善也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侯以此自謂者孤寡乃法道之一不穀則不自稱善也人君以冲眇自稱者亦法道之冲虛微眇也豈自尊自大而自以爲有德哉

蘇曰世之人不知万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

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
我而亦我之所以教人強梁者不得其死吾
將以爲學父
王弼嚴遵同古本河上公作人之所教亦
我義教之強梁猶言剛暴也音釋玄古本
作學父河上公作教父按尚書惟斅學半
古本並作學字則學宜音斅亦教也義同
父始也今並從古本○謙受益滿招損物
皆然物既如是則王侯固當謙虛不自滿

也人之所行可以教我我之所行亦可以
教人是何故邪人之強梁者不得其死是
所以教我不可以強梁也則吾將以為斆
之始也而我之柔弱者常全乎生是亦所
以教人可以柔弱也人亦可以此為斆之
始也蓋大道虛无柔弱乃不言之教父
也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
物負陰而抱陽盅氣以為和皆自然之理
也人能體是而行一動一靜循乎自然則
事无不成物无不和也何以強梁為哉河

上公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道叛德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謂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命死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強梁者不得其死故次之以天下之至柔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

淮南子有於字與古本同○至柔謂道之用也至堅謂物之剛者道能運物是至柔馳騁於至堅也

出於无有入於无間詓

閒隙也傅奕嚴遵同古本河上公本少出於二字○无有者道之門也无間者物之堅實而无間隙者也凡以物入物必有間隙然後可入惟道則出於无有洞貫金石可入於无間隙者矣

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

吾者老子自稱也謂道之所以馳騁於至堅入於无間者惟柔弱虛通而已豈有爲哉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而无損也人能

體此道而虛心應物則不言而信不動而化无爲而成豈无益也

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不言之教柔弱也无爲之益虛通也蓋柔弱虛通者大道不言之教无爲之益也故人當體之而天下之人蔽於物欲好尚强梁有爲自生障礙是以罕有及此道者矣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知无爲之有益則知足知止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世俗之人多輕身而徇名貪貨得而不顧危亡故老子問之曰身與名貨孰親孰多必竟是身親於名身重於貨也至於名貨得而身致危亡孰爲病邪蓋因貪名貨而致身亡必竟是身元无病而名貨致病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費耗也厚重也知足則簞食瓢飲而自樂知止則功成名遂而身退此老子復曉人

曰是故甚愛名者者則必大費貴精神多藏貨者則必重失身命惟知足知止而不貪名貨者則不致汙辱危殆可以長且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知足知止則不弊不窮故次之以大成若缺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滿若盅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弊困也大滿若盅【郭雲王弼】同古本詘音屈枉曲也【太史公司馬談】同古本〇夫道

功成而不處大成者无物不成而不處其功故若缺也其用是以不困夫道在阬蒲阬在谷蒲谷大蒲者无所不蒲而不見其迹故若虛也其用是以不盡大直者順物自然故若詘也大巧者至妙无機故若拙也大辯者不言而信故若訥也此五者惟其如此故能大也下三者不言用蓋其用亦同上二者

躁勝寒靜勝熱知清靜以爲天下正

古本有知以二字○躁極則寒寒則万物

凋零靜極則熱熱則万物生長是知躁動者死之根清靜者生之根故知清靜者以爲天下之正也體道者成而若缺滿而若盅直而若詘巧而若拙辯而若訥亦无出於清靜矣雖然人豈有靜而不動者哉但不可躁暴常當以清靜爲正介河上公曰勝極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知清靜以爲天下正則无欲矣故次之

以天下有道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

邑外曰郊憯音慘痛也古本如此○天下有道之時人皆清靜无欲遂无交爭故却除走馬之事以糞治田疇也天下无道之時人皆躁動多欲遂有交爭故戎馬生於郊境也罪過也欲貪也可欲謂凡可貪之事物也可貪則多愛愛則求於外而有過愛之不已則不知足故過積而爲禍禍害

也謂害於人而害於身也猶不知禍凡所貪者又必欲得之彼[illegible]愛欲遂起交爭致禍積而為咎咎釋云災也故咎莫憯於欲得蓋必欲得之而不知人之痛遂致天災之也西昇經曰欲者凶害之根兵者天下之大凶事有國有家者儻不知去欲是不審戎馬之所由生也纂曰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尤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夫惟有道則清靜恬淡知天下之物无可貪者无不足者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人能明道自然知足【蘇】曰知足者所遇而足是无不足也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清靜无欲則天下自化故次之以不出户章

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不闚牖可以見天道

【傳奕韓非】與古本有可以字古本作闚音

窺○與我同一初者天下也何待出戶而知天爲自然者天道也何待闚牖而見

其出彌遠其知彌尟 堀踐

尟字韓非王弼同古本○彌益也尟少也

求之於外者出益遠而知益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聖人得之於內是以不行而能知天下者知其猶是也不見而能名天道者名其无爲也不爲而能成万物者成其自然也蘇曰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可以因

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能不出户而知天下不闚牖而見天道者則常以无事而取天下矣故次之爲學日益章

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

傳奕嚴遵與古本有者字○爲俗學者則日益多事而心不虛爲常道者則日損私欲以致虛河上公曰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也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蘇

曰不知道而爲學聞見日多而无以一之未免爲學者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万物无一非妄以求復性而性實无幾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則无不爲

司馬溫公與古本有兩之字則字

陸韶王

碑同古本○人心本虛私欲窒之則難復其初漸去之又去之以至於无爲則仍

虛矣无爲虛也无不爲通也虛則通矣

將取於天下者古本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心虛則道通以道化民則无事矣雖不取天下而人心自然歸之及其政令煩刑法嚴則雖欲取天下而人心不歸之矣

聖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取天下者常以无事故次之以聖人无常心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

古本有之字○聖人无常心者无爲无欲不倚於一物湛然虚明寂然不動純乎道也以百姓之心爲心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蓋是心之初无有不同是以聖人不敢有爲多欲以生百姓之妄心但感而後以道應之尒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百姓之善者能明本善循乎自然也聖人以道而善之則其善心自固矣百姓之不

善者未明本善私欲蔽之也聖人亦以道而善之則將化而復歸於善也此所謂德善矣蓋百姓與聖人得之於初者未嘗不善也百姓之信者以其誠實也聖人以道而信之則信心自不變矣百姓之不信者因私欲而詐僞也聖人亦以道而信之則將化而復歸於信也此所謂德信矣蓋百姓與聖人得之於初者未嘗不信也是以聖人非察察分別天下之善與不善信與不信而區區生心作意以爲善爲信也惟

守道而已

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焉爲[去]天下渾[上声]心焉

嚴遵王弼同古本○歙音吸收斂也渾大也合也混沌之混同陰陽未分也聖人之心與百姓之心其初均同乎虛靜純粹至善未有惡也惟聖人清靜无欲自全其初則百姓亦清靜无欲各全其初故聖人之在天下收斂其心无爲无欲頃刻不敢放縱則百姓自化此乃爲天下太合初心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咳之

咳何來切小兒笑皃舊本釋文竝作咳○

百姓皆傾注耳目以觀聽於上是以聖人清靜无欲皆使自化以全其初而不失其赤子之心此愛養之至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无常心則不倚一物湛然虛寂无死地也故次之以出生入死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此言五行之出生入死不逃乎數以言万物之死生莫逃乎數也道所以陰陽陰陽

所以五行至五行則氣形質具有數存焉十三乃自然之數巨細之物皆不可逃也巳亥四數也戊癸辰戌五數也丁壬卯酉六數也丙辛寅申七數也乙庚丑未八數也甲己子午九數也水土生於申死於卯木生於亥死於午火生於寅死於酉金生於巳死於子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徒故五行生死之數皆十三也曰生言出而死言入者何也對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于天本无生死但其出則謂之生入則謂

之死皆不逃十三之數也曰巳亥何以得四戊癸辰戌何以得五丁壬卯酉何以得六丙辛寅申何以得七乙庚丑未何以得八甲己子午何以得九對曰此非圖莫能示人○生死之徒十有三圖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金死）	丑	寅（火生）	卯（水土死）	辰	巳（金生）
午（木死）	未	申（水土生）	酉（火死）	戌	亥（木生）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曰此於圖已明矣十二并辰戌丑未何故
不言五行對曰甲巳化土乙庚化金丙辛
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而辰戌丑未屬
土也曰數何以起於巳亥始於四而不始
於一終於九而不終於十對曰善哉問數
始於巳亥者六陽極於巳至午而一陰生
六陰極於亥至子而一陽生蓋陽極則陰
之所自生陰極則陽之所自生故數起於
巳亥也數始於四而不始於一者蓋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物生然後有

象有象然後有數物得四數故物數始於四而不始於一也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亦虛其一也復問曰此何以虛其三對曰三元是一一即是三解已具第四十章中終於九而不終於十者蓋不始於三不終於十乃十有三也始於四終於九亦十有三也歸之於中以五合八以六合七亦十三也故數終於九而不終於十也曰請問何以如此對曰數玄數玄籌策玄乎哉不終不始𦍒十有三而所以終万

物始万物者十有三此自然之數也五行
生死尚不逃十三之數而況其它乎
民之生生而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韓非嚴遵同古本○前言五行生死以總
万物生死皆不逃十三之數今特指人而
言者謂人與天地共判得五行之秀爲万
物之最靈中有不終不始者存固有異乎
物誠能虛靜无欲保神養氣則不圄十三
之數儻自生其生而躁動多欲以適死地
亦不逃十三之數尒

夫何哉以其生生之厚也

夫何哉韓非與古本同○夫何哉設問也復荅曰民之所以亦不逃十三之數者以其自生其生之過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錯搢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哉以其无死地

攝引持也兕序姊切猛獸如牛狀青色一角虎鼻識神物錯置也○蓋甞聞之善能引大持守其生者陸行則不遇兕虎之害

入軍則不被甲兵之傷夫何哉以其神氣全而无可以投角錯爪容刃之地不關於數也此乃與道合體非知巧果敢之列稽諸成道而物莫能傷之士不可具載程太虚仙師孫公遠眞人其顯顯者矣【疏】曰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且无有焉有死地哉一作生地且无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五行一陰陽也其所以陰陽者道也故次之以道生之章

道生之德畜之許六切物形之勢成之

畜養也生物者道也養物者德也陰陽相摩物不得不形也寒暑相推勢不得不成也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皆尊其生之所從而貴其養之所自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道德非有爵而万物常自然尊貴之蘇曰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

畜積也覆音副古本如此 ○物生之後積

累而長指春而言也長育指夏也亭毒指秋也王弼本作亭同古本傅奕引史記云亭凝結也廣雅云毒安也蓋覆指冬也冬乃万物歸根復命之時也四時所以行万物所以生皆道也故先曰道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生之而不以爲已有爲之而不自恃其能長之而不爲之主是謂玄遠之德也有德如此而人莫能知莫能見故曰玄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物自道生故次之以天下有始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旣得其母以知其子

道本无始此言有始者謂万物由是始也母謂道也道者有而无形矣而有精變化不測通神達生故謂之母在人之身則爲神明不可以言傳口授而得之也靜而无欲道自居矣涉天下之至神不能得之旣得乎此則以是而知其子子者一也虛而无形以万物同得此所以謂之一也涉天下之至明不能知之知此則天地人物與

我同出而異名也【河上公】曰子一也既知得道已當復知其一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既知其一復守其道則終身不危殆矣【河上公】曰已知一當復守道反无爲不危殆也

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

兊說也門者以心神之出而言也濟成也目說於色耳說於聲鼻說於香口說於味皆汨於一心故塞其耳目鼻口之所說以

閉其一心之所欲則神明不出而終身不勞苦矣塞閉者雖色聲香味交陳於前而吾不說之耶塞閉之義也莊子天運篇載塗郤守神與此義同成玄英疏云塗塞也郤孔也閉心知之孔郤守凝寂之精神然則儻開其耳目鼻口之所說以濟其一心所欲之事則神明失而終身不可救矣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小謂一也一乃道之子微而難見見之者必玄覽能見一則其所謂明矣此釋知其

子之義柔謂道也道乃一之母弱而難守守之者必堅志能守道則真所謂強矣此釋守其母之義

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贈也心靜則虛虛則明明則有光用其光以接物反其明以歸虛用其光則兌雖通而无說歸其明則心常虛而神全此釋塞兌閉門之義能如是則不贈此身殃咎是謂密傳常道也此釋終身不勤之義若或開兌濟事則明逐物遷遺貽殃於身終身

不救而失道之常矣蘇曰世人開其所悅徇身徇物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道應物用其光而已矣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有去而明不損是以應万變而不窮殃不及於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善守道者循乎自然謹於施設故次之以使我介然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使我者老子託言也施平聲○謂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爲之是畏也蓋人生虛靜纖毫有知則介然于懷便不虛靜矣不虛靜則道不居之安能致和道本无爲纔有施設則涉乎迹矣一涉乎迹則亂所由生大有可畏動可不慎乎是以聖人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周子得此意以結通書故曰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

深乎河上公曰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爲殊
道意欲賞善恐僞生欲信忠恐詐起也纂
曰大道者无知无行无所施設而物自化
今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則其所施設建立
非其自然有足畏者

大道甚侇纂民甚好徑

侇古本如此說文云行平易也徑小路言
其捷也○謂大道甚平易而民甚好行小
路以譬民不由正道循自然平易處行乃
好施設行險儌倖以速求名利也下有甚

焉則上必有好者【蘇】曰大道甚夷无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緩而好徑以求也故凡捨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猒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古本如此除去也開也采一作綵猒飽也夸與夸同奢也夸張自大也○先言朝甚除者謂朝廷尚施爲要賄賂去君子取小人甚開私小之路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故智詐並興官吏偈嫮需求百出

傷財害民遂致田野荒蕪倉廩不實而僞嫚官吏方且服文采之衣帶堅利之劒文非文而不恤下武非武而不衛民假法爲非𭭍民肥已猒飫美異之飲食積聚有餘之貨財此皆劫剥於人以恣縱於已是謂爲盜而夸張自大豈道也哉此老氏傷時之言而亦足以戒後世也除字一說謂朝廷尚施設愛苞苴更除不常則小人並進君子退藏故民被其害農事廢弛倉廩空虛小人不知耻而方且奢華自大是爲盜

而夸也亦通疏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啓以姦盜哉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自然之道本无施設故能常久故次之以善建者不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挩子孫祭祀不輟

挩一作脫○善建德者深而不拔善抱道者固而不挩是以子孫祭祀不已也

脩修一作之身其德乃眞脩之家其德乃餘脩

之鄉其德乃長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

邦字韓非與古本同一作國○脩者去上聲私欲而不使爲德之害也自脩之身其德乃眞而至於家之有餘鄉之長以邦之豐盛天下之周普此皆建德无爲之效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吾之身淸靜无欲則不妄作不妄作則和氣充盛和氣充盛則三田通暢三田通暢

則百脈調榮百脈調榮則遍體康健筋堅骨實此皆抱道自然之效也是以昔人以身喻國以心喻君以氣喻民心正則氣自順氣順則身自安乃知君正則民自順民順則國自安自然之理也故以善之身觀人之身以至於觀家觀鄉觀邦觀天下一理而已然則清靜無欲者而民自化矣善建德者必由抱道善抱道者則德自立矣不拔不拔則道德引遠自然子孫相續其祭祀何時而止邪此與夫盜夸者異矣

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奚字韓非與古本同○謂不過以此一身之清靜无欲而推之則天下之然可知介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善建善抱者知和知常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章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也

傅奕與古本同○含德者其德不形也苟彰其德則薄矣赤子者嬰兒未咳之時以譬一塵无私欲偽情也蘇曰老子之言道

德每以嬰兒况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於用也今夫嬰兒淡然无欲其體之者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未可以言用也

毒蟲虺蛇不螫猛獸攫鳥不搏音博

傳奕與古本同毒蟲蠍蠆之類虺蝮蛇也螫音釋蟲行毒也猛獸兕虎之類攫鳥鷹鸇之屬攫搏也搏擊也○惡物不敢傷害赤子者以其德不形而又无死地也**河上公**曰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赤子**蘇**曰道无形體物莫得而見也而况得而傷之

平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无心之人物莫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惟其无心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牝屬陰牡屬陽朘傅奕與古本同今諸本多作峻玉篇朘字注亦作峻屡係三字通用並子雷切赤子陰也號平聲嗌音益咽也嗄所訝切聲破也○赤子筋骨雖柔弱

而掌握牢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者精
全之甚也終日啼號而聲不嗄者氣和
之甚也以譬含德之厚者純粹而不雜靜
一而不變也**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
持物握固以其意專而心不移赤子未知
男女之合而陰作怒者由精氣之所至也
赤子終日啼哭而聲不變易者和氣之所
致也**蘇**曰无執而自握无欲而自作是以
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傷則氣傷氣傷
則號而嗄終日號而不嗄是以知其心不

動而氣和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和出自然苟好惡內傷則不和矣惟沖則和知和則常久也故知和曰常常久之道非至明者不能知之故知常曰明也蘇曰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万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怪也又禍也善也此指妖怪之義○

謂知常久之道者則因自然而不益生守和柔而不強壯顯則成體隱則成始神通自在變化無窮不知常久之道者則欲益生而妄作是謂妖恠也欲以心而使氣是謂強壯也生道无為豈可益之沖和自然豈可使之是以朱真人桃椎曰道者无也道體者虛无也虛无者自然也自然者无為也无為者心不動也內心不動則外境不入內外安靜則神定氣和神定氣和則元氣自正元氣自正則五臟流通五臟流

通則精液上應精液上應則不思五味五味已絶則飢渴不生飢渴不生則三田自盛三田自盛則髓堅骨實返老還元如此修養則眞道成矣以此證之則何嘗益生而以必使氣邪特不害之則元氣自正介故善平天下者亦如平身也虛靜恬淡无爲自然其德不形人物自正是以陰陽和順變異不興子孫綿綿享祚无巳不善平天下者躁動多欲好尚強梁是以妖孽並興不能常久也蘇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

則是其祥矣祥妖也氣惡妄作而又以心
使之其強梁甚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巳
凡物壯則必老強壯之人是謂不合於道
不合於道則早巳矣蘇曰益生使氣不能
因其自然日入於剛壯而老從之則失其
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和知常者未必言也故涉之以知者
不言章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不可知知不可言知者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不言也言者是不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言也然則五千餘言豈非言乎此老氏憂後世溺於言辭而不能反身而求之於此心之初故令人因言以求意得意則忘言要在乎體而行之也愚竊謂言固不是知亦末是惟塞兌閉門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瑩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

而不汙其眞者則是謂與道冥合矣故易
繫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蘇**曰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
能言者未必知惟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
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言
而與道同矣

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

亦字**河上公司馬公**同　古本夫道近之不
邇遠之不遐

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

淡然无欲超然无累

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莫之爵也无能踰也體道之人以是之故

爲天下貴若可得而親之利之貴之者則

亦可得而疏之害之賤之也何足常貴哉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體道者以无事而取天下故次之以以

正治國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正字傅奕陳碧虛並古本作政然政者

正也義以正奇異也○兵以禁亂除暴不得已而用之不可以爲常也運籌於帷幄之中决勝於千里之外以奇異之謀也然而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不若以大道无事而取天下也疏曰古之聖人柔遠能邇无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无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老子自謂何以知天下如是哉蓋以此道而知之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政事叢脞賦斂煩苛動多忌諱則民无所措手足故愈貧窮[illegible]曰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无告矣

民多利器而國家滋昏

古本有而字○授人以殺人之器教人以殺人之事則民多倣效故國家滋益昏亂

是以兵不可以爲常也

民多智惠而衺事滋起

王弼同古本衺與邪同○智惠出有大僞

民多智惠則不正之事益起

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

章明也司馬遷與古本同○夫民窮則濫

民多利器則凶民多智惠則詐在上者不

能无爲无事而使之自化方且嚴刑法以

誅之明號令以禁之而貪官猾吏則弄法

以爲姦智詐窮民則相率而爲盜故法令

滋章而盜賊多有矣蘇曰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无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此正已而物正者也聖人如此是以雖不取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取天下常以无事故次之以其政悶悶章

其政悶悶其民偆偆其政詧詧其民鈌鈌

悶音門注具上篇偆舊音春傅奕同古本
玉篇偆尺尹切厚也富也詧詧叢脞爲明
鈌虧鈌也○謂其政以德悶悶若昏則其
民富足而淳厚矣其政以智叢脞爲明則
其民財用鈌而淳厚虧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
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祅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倚依也伏隱也極盡也无正猶言不定也
邪余遮切疑辭祅古本如此與祆同左氏
去地反物爲祅說文云巧也○謂其政悶

閔清靜无爲而无福无禍其政詧詧有爲躁動而有福有禍蓋吉凶悔吝生乎動也由動而徃則福依於禍禍隱於福而誰能知禍福之窮盡乎疑其无定邪是有定也能知詧詧之爲禍而不爲則便是福若以詧詧之爲福而有爲則便是禍然則禍福元有定矣故太上曰禍福无門唯人自召蓋政者正也正本无爲苟有心而爲正則生民心故反爲奇異善本自然苟有心而爲善則變民心故反爲祅恠因詧詧而致

民之迷惑其日固已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

劌姑衛切傷也肆陳也燿照之光也○是以聖人方正而不割截清廉而不傷劌端直而不陳設光明而不炫燿皆本自然非有爲也此所謂悶悶矣如是則民之淳厚自全而詇異不作又奚以察察爲善政哉故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其政悶悶者能去人欲以事天道也故次之以治人事天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

治平聲若字河上公同古本嗇愛惜之義服事也謂去人欲以事天道莫若自愛精炁也夫惟自愛精炁是以能早服事天道也晚則精炁巳耗矣服字古本如此河上公蘇子由韓非俱作服字註王弼孫登及世本作早復如易復卦不遠復之義象曰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亦通然承上文事天
處來服字相貫孟子亦有事天之說但孟
子存心養性事天就復事處說朱文公註
云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
承而不違也此經則就自愛處說朱文公
亦云此章就養精神處說愚謂必先造道
自愛然後可以體道而應事物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克勝也
能及早而服事天道謂之重積吾之所得
者也重積吾之所得則无不勝於人欲矣

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則字河上公[illegible]同古本○无不勝於人
欲則合于天道而莫知其窮極此乃人欲
盡淨天道流行也德既无極則可以有國
而爲君也蓋昔人以心喻君以炁喻民以
身喻國能愛精炁則可以有身由是而推
能愛民物則可以有國以天下國家之本
在身也通乎此者不以國而人自歸之
則其德可以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

視之道

母者道也精炁之所自而生也身有道則精全氣順可以長生國有道則民安物阜可以久視此所謂長生久視之道譬如木之根深柢固者則枝葉繁盛而能長且久也柢字傅奕引古本去柢本也又引郭璞云柢謂根柢也河上公作蔕非經義夫柢亦是根韓非解云木有蔓根根有柢根柢根者木之所以建生也蔓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柢固則長生根深則久視

治大國章第六十

得長生久視之道則可以莅天下故次之以治大國章

治大國者若亨普庚切小鱗

鱗緫括魚之屬也傅奕孫登同古本小鱗小魚也治大國者譬若亨小鱗夫亨小鱗者不可擾擾之則魚爛治大國者當无爲爲之則民傷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鬼神陰陽中之靈也鬼歸也神伸

也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跡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文公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然則聖人以道无爲而臨天下則陰陽和順其歸於陰者不伸於陽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古本如此○非其歸於陰者不伸於陽其

伸於陽者不傷民尒非其伸於陽者不傷民葢聖人亦不傷民也鬼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是兩不相傷也夫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朱文公云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然則聖人无爲而万物自化是聖人歸之於鬼神之德也鬼神不擾而万物无傷是鬼神歸之於聖人之德也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章第六十一

治大國者宜謙下故次之以大國者天

下之下流章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所交也

古本如此○天下之所交會大國者以其能謙而居下也【蘇】曰天下之趨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其靜故爲下也

牝字【嚴遵】同古本○大國又宜主靜譬之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之動也惟靜而无爲可以應動惟謙而居下可以得衆上文下字並上聲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能謙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謙下則大國容之故大國謙下以取人小國謙下而取於人此一節下字並去聲

大國不過（去声）欲兼畜（丑六切）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國者宜為下

過越也畜聚也○不過兼畜入事兩得所欲則大小相安然大國兼畜常宜謙下

道者万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能謙下者則能兼畜故次之以道者万

物之奥章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所寶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於市尊行可以加於人

古本如此奥字王篇深也内也主也藏也善人已明善者也不善人未明善者也保安也於市字上疑脫一字市交易之所加益也○言大道甚深而万物皆備所以善人珍貴之而不敢失也不善人依頼之而所以安也美而言之則可以和於市尊而

行之則可以益於人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人之未能明善豈可弃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法上帝之无欲則天地之清靜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師者天子之師法傅者天子之相傅保者天子之保倚皆以清靜无欲之道啓迪天子者也謂自有生民不可无道故立天子以主道置三公以迪道道則可以化民反善不善者皆歸於善也

雖有珙璧以先去声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古本作珙大璧也璧以玉爲之形圓象天中虛法道說文云瑞玉也周禮蒼璧禮天珙一作拱春秋傳與我其拱璧【司馬溫公】曰璧大如拱亦通先前導也駟馬良馬四匹爲乘共駕一車【音辯】云古之重禮獻乘馬而先之以珙璧也乘去聲○雖有珙璧之異以先駟馬之良而爲獻不如坐進此清靜无欲之道之爲貴也珙璧駟馬何足道哉適足以起交爭之患矣【蘇】曰立天子

置三公將以此道救人介雖拱璧之貴駟
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
免邪故為天下貴
何字得字絕句○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也亦謂其反求諸已則得之得之則昔雖
有罪而亦可以免之邪故為天下之貴也
邪者託疑辭以問人也此道求則得之舍
則失之凡人未得道則有妄作之罪既得
道則昔雖有罪亦可以免而自新豈復有

罪也蓋循理則非特无罪又可以利益於人物豈不貴哉

爲无爲章第六十三

道者万物之奥而无爲自然故次之以爲无爲章

爲无爲事无事味无味

无爲无事无味皆指道而言也无爲言其虛无事言其靜无味言其淡本皆自然而致之守之甘之則在乎人故不可不曰爲曰事曰味也然此道至易至細至和而行

之至難若果而確則未嘗難未嘗大未嘗招怨也故聖人不妄爲而常爲於无爲不生事而常事於无事不躭味而常味於无味也

大小多少報怨去声以德

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者以天地有形跡故得以憾其風雨寒暑大小多少之或不時然天地未嘗以人有憾而輟其生成之德聖人之大人亦有所怨者以聖人有言爲故得以怨其恩澤賞罰大小多少之或

不齊而聖人亦豈可以人有怨而輟吾教
化之德故曰報怨以德雖然知一涉言爲
一有形迹終不免於怨憾故常當爲无爲
事无事味无味以輔万物之自然也

圖難乎於其易爲大乎於其細天下之難事
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
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古本有乎字○知一涉言爲難免乎怨則
當於其易而謀之知一有形迹難成乎大
則當於其細而爲之凡難事必作於易大

事必作於細者不過在乎此心一發之始介易曰作事謀始聖人知其如此所以常虛靜恬淡而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也

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无難

者字猶字古本〇夫輕諾許於人者必少信實固當謹乎言也多輕易於事者必多艱難固當謹乎爲也是以聖人於輕諾多易尚且難之故終无難也爲人君者所以置史官以書言動盖恐去爲輕易以斂天

下之怨而傷陰陽之和至於貽万世之誚也大凡云爲之幾可不謹畏乎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爲无爲事无事味无味則安而无危矣故次之以其安易持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

慮難曰謀判分也王弼司馬公同古本小而易斷曰脆微細也○諦觀此心之初慮靈微妙安而无危於此持之何難之有持謂持守道心也此心之初私欲未兆於此

謀之豈爲難事謀者慮其有難也由此而推之天下國家方安之時易爲持守禍亂未兆之時亦易爲謀慮也設若私欲方萌禍亂方芽猶易分散也

爲之乎其未有治平聲之乎其未亂古本此先釋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之義謂循理而爲之於私欲禍亂未有之時也次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之義謂攻理私欲禍亂於未甚之時也此皆端本澄源之意蘇曰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

判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為之於未有上也治之於未亂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豪字成字古本○凡事從小成大由近至遠有為者敗其自然執者喪其本真故私欲自无而有從微至著去道日遠以召禍亂也

是以聖人无為故无敗无執故无失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无敗事

古本有其字幾近也○道本无爲心非有作一念纔起卽是妄源爲惡爲善而事雖不問逐境逐情而意常不異妄念旣作莫非危機故舜曰人心惟危是以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常因自然非區區有爲有執故无敗无失也凡事有爲則有敗有執則有失民之從於世事爲利欲所誘鮮因其自然乃生心作意以爲之其始也未少不謹其終也多至於貪肆故常於其事近乎成而敗之若[illegible]謹終如始則

尚庶幾无敗事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万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欲乎不欲常无爲爲也學乎不學體自然也復音伏反本之義衆人貴難得之貨而輕至重之身欲之勝也尚有爲之迹而乖自然之道學之過也聖人則不然欲乎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學乎不學而復衆人之所過將以輔万物自然之理而不敢妄爲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輔万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故次之以古

之善爲道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聖人之道大而化之故古之善爲道以化民者非以明之將以愚之使淳朴不散智詐不生也所謂愚之者非欺也但因其自然不以穿鑿私意導之也【蘇】曰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爲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

以明之將以愚之尒蓋使之无知无欲而

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

民之難治以其知（音智下同）多也故以知治國國

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

不循自然而以私意穿鑿爲明者此世俗

之所謂智也故用智治國則下亦以智應

惟務穿鑿不循自然姦詐斯生上下相賊

世俗之所謂智者非國之賊而何不用智

治國則德化清靜其民淳朴天下和平非

國之福而何周子拙賦得之矣 [illegible] 曰吾以

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賊矣知此兩者亦稽式也知此稽式是謂玄德

傳奕王弼同古本稽古今反考也同也如尚書稽古之稽○此用智不用智兩者亦是考古之法也能知此考古之法是謂玄遠之德也故三代皆順考古道而行之傳奕玄稽式今古之所同式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古本

玄德深而莫測遠而无極非以察察為明與智固反然德慱而化乃復至於大順也

福者百順之名智詐不作禍亂不起福之至也順莫大焉蘇曰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矣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玄德深遠故次之以江海爲百谷王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尒雅玄水注谿曰谷○江海所以能爲衆水所歸者以其善下之而居不爭之地也

譬天下之歸於王者以其謙下而不爭也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去)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弗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不以其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猒於釁切足也○聖人卑辭退己非欲上民先民而民自尊讓之也此言欲者俾為人君者欲要上民先民當謙辭後己也能如是則處之上而民弗重猶四體之戴元首也處之前而民弗害猶影之隨形也自

然相化是以天下樂然推尊而不猒足也

蓋聖人不以其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蘇曰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尒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故能爲成器長故次之以天下皆謂吾大章

天下皆謂吾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吾大得弈與西晉本同古本肖類也大字

肖字絶句○老氏未嘗自大也蓋以道自重而天下莫能知之故謂其大而似不類衆人也因自述時人之語而答之曰夫惟大故似不類衆人若類衆人則及其久矣亦細也夫

我有三寳持而寳之

韓非王弼傅奕同古本○老氏自謂我有三寳持守而珍貴之謂下文也**韓非**云事必万全而舉无不當則謂之寳矣謂以三者為寳吾執持而寳之珍惜之義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器長上声今舍上声下同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是謂入死門古本

長主也大也舍去也慈愛也○吾之心慈愛素具由愛親愛君推而愛人愛物皆自然之理玆為第一寶也儉約也吾能无欲則甘於恬淡而不奢玆亦一寶也吾能虛撝謙退无爭不敢為天下先玆又一寶也夫慈愛故能勇於行道使親安君尊而天

下人无弃人物无弃物也儉約故能不暴殄天物而使天下不尚奢侈家給人足可謂廣矣不敢爲先而常謙下不妄生事而常虛應人皆尊之故能爲成于器之人之長也以此三者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三者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今去其慈而好勇鬬很去其儉而奢侈多欲去其後而與人爭先是謂入死門矣

夫慈以陳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陳音陣軍師行伍之列也古本如此○夫

慈愛之道以之臨陳則正以之守圍則固苟有患難則天必將救之蓋以其慈愛而不妄傷人物所以衛護之也蘇曰以慈愛物物之愛之如已父母雖爲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无所不慈无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衛矣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人能慈愛則可以陳可以守故次之以古之善爲士者不武章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傅奕同古本○古之善爲士者不尚武勇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苟德所不能化不得已而用兵禦之則從容和豫何怒之有怒則无謀矣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蓋懼則敬其事而不敗成則善其謀而後動若能不待出師而亂自戢此善戰也

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

兵以衞民守得其道則自固吾圉何爭之

有君能者不肯襯兵而敵不敢犯此善勝也

謙下者人心悅服而願為之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配合也極至也○不武不怒而善勝敵者皆是不爭之德也謙為德柄實是用人之力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下濟而光明能如是則德合於天古之極至之道也

用兵者有言章第六十九

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故次之以

用兵者有言章

用兵者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无行攘无臂攘臂者作怒而奮臂也扔无敵扔音認引也又音仍執无兵古本

蘇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也退者无意於爭也无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苟无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无臂可攘无敵可扔无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邪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亡无方切吾寶故抗

兵相加則哀者勝矣枯

幾近也亡无也抗扞也拒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禍莫大於輕敵儻好勇輕敵則近乎无吾大慈之寶矣天道尚慈聖人法天以慈爲寶亦以民爲寶苟或輕敵出師兩陳相交傷殺无數血塗草莽骨暴荒郊豈非亡吾寶哉故抗拒之兵雖多寡強弱相似則能不輕敵而有哀矜人命之慈者必勝也此何故邪天道惡殺而好生尔吁兵以禁暴衛民豈可以非迫於不得已而

用之輙輕舉以荼毒生靈也哉蘇曰聖人
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
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
已則有哀心哀心見則天人助之雖欲不
勝不可得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輕敵者是不知言有宗事有主也故次
之以吾言甚易知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
傳奕同古本○老子云吾所言虛靜柔和

慈儉不爭等事皆本自然循理而足甚易知易行也而人多躁動多欲強梁貪競以掇禍患者是莫之能知莫之能行也蘇曰道之大復性而足性之妙見於飲食起居之間尒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能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主夫惟无知是以不吾知也

主字一作君今從古本○吾言有所宗吾事有所主宗主者何道德是也道本无知

一而行万源止湛然其用則虛靜柔和慈儉不爭而不求人知故人亦不可以智知得之在我同乎无知夫惟无知是以天下之人於其他則可以智知至於吾道則不能知非眞知也

蘇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而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捨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无思无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其思慮之所不及

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披褐而懷玉

披音被衣覆也褐短衣也○惟其真知吾道者希少則吾道貴矣其他可以智知者何足貴哉是以聖人内有真貴外不華飾不求人知與道同也故曰披褐而懷玉玉者以比德也玉本不足以比德蓋取世俗之所貴者爲比以指人尒

蘇曰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披一作被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尒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道不可以智知故次之以知不知章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古本

尚庶幾也一作上今從古本○道不可知人能知乎不知之處者庶幾於道矣故莊子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然則不知而妄知爲病矣蘇曰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无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

是以不吾病 枯本

夫惟病病彼天下有妄知之病者是以不吾病也聖人之所以不病者以其病彼天下有妄知之病是以知止其所不知而不吾病也 **蘇**曰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知知之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眞知此道者鮮是以不畏自巳神明之威故次之以民不畏威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道者在人之身則爲神明畏者嚴憚之意也威者自心神明之威也自心神明正直无私威不可犯深可信畏凡人不問賢愚隱顯去爲惟此心纖毫不可欺者乃神明之所在也或者昧此恣情縱欲潛行不善以爲巳獨知之而人皆不知殊不顧自己神明之威凛凛然不可欺也不知畏威惡積不巳則大威至矣大威至則天獸之安可解此有道者所以循自然之理而毋

敬不敢妄為也

无狎其所居无猒其所生夫惟无猒是以无猒 古本

狎戲玩也猒如天厭之之厭弃絕也心者神之所居身者炁之所生神炁同出於道今夫人之運用非神炁則不能矣神炁不可須臾而離也神清則炁爽炁濁則神昏故常當虛靜以存神謙柔以養炁循自然之理以應物儻不能虛其心弱其志而使情欲得以竊入傷害則是戲玩其所居之

神獸弃其所生之无炁也苟戲玩獸弃不已至於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以至滅亡此天獸之而大咸至也故曰无狎其所居无獸其所生夫惟人无獸弃神炁是以神炁亦无獸弃人也嘗觀世俗之人間曰見性便是透脫不復脩身誠已至於違理傷物甚而恣縱情欲弗顧形骸以謂幻軀竟非堅固殊不知未能慎守此身善養神炁循自然之理以全真精以應事物則何以謂之透脫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

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朱文公註曰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而莊子有聖人貴精養神之語孟子有夜氣旦氣之論脩身應物一理而已然則人也徒以見性而便猒弃此身之神无不復循理以脩身應物可乎

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音現)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古本有而字○聖人自知其神而不求人

知自愛其炁而不求人貴其故去彼自見自貴之行而取此自知自愛之道是以神炁相守顯則成體隱則成始變化无窮深不可測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以視之道焉得有大威至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民不畏威者是不知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也故次之以勇於敢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故常也強梁者勇於敢而好爭則因以殺身柔弱者勇於不敢而不爭則因以活身此敢與不敢兩者世或以敢爲利而因以殺身則是害也世或以不敢爲害而因以活身則是利也故曰或利或害由是觀之強梁者天之所惡斷可識矣而世之人誰知其常也世俗但知趨利避害而鮮知利之爲害也是以聖人之於勇敢有爲尚且難之以其有利害存乎其間也故常虛靜謙柔循理應物安於不爭之地況非聖人

而欲妄動可乎蘇曰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物理之大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以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或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夫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天之道不與物爭而物自化是善勝也然

人不可外此心而求天道於高遠也蘇曰不與物爭衡一時要其終勝之而已

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不言而有感必通是善應也不可須臾而離之是不召而自來也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冲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又誰召哉

默然而善計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默字傅奕同古本河上公并開元御註本作繟王弼梁王尚蘇登張嗣作坦今依古

本○默然虛靜而動无[illegible]成是善謀也故
大也包羅无外如大網焉雖希疏而不失
巨細善惡皆不可逃也此聖人所以禁乃
物之自然而不敢妄為矣然天網者亦不
可外此心而求之也纂曰世以耳目觀天
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
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
也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然後知其恢
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知天網恢恢踈而不失是以常不
　畏死故次之以民常不畏死章
民常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古本
　謂民之爭利犯法而常不畏死者由上之
　人有為多欲而然也在上者只當清靜无
　欲而使之自化如之何更以死罪懼之蘇
　曰政煩刑重民无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
　雖以死懼之无益也
若使民而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在上者既以清靜无欲化民如使民而樂

生畏死不犯刑法而其間或有爲異常之事以亂正者吾得以刑法執而殺之孰敢爲奇惟其不畏死所以爲奇也吾亦豈可遽殺之常有司殺者殺矣當思吾[illegible]政恐有未善賦役恐有煩苛而使之至於此也益宜反躬修德以化之若或果是天理之所不容國人之所共疾法當棄市則是司殺者殺之非吾殺之也亦非司殺者殺之乃其自取也蓋天道惡殺而好生介

蘇曰

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

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殺

天網恢恢䟽而不失苟有惡積罪大之人常有司殺者殺之

蘇曰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羣者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弃也天之所弃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

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斲斫也削也謂設或有爲奇者而上之人

孰而遽殺之是代天之司殺者殺矣夫代
天之司殺者殺是拙夫而代大匠斲夫拙
夫而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是知爲
民上者當以清靜无欲化民而使之不至
於爭利犯法可也苟不以德而反重刑憲
欲代天之司殺者殺則是爲民上者殺之
亦必及其身矣 蘇曰非天之所殺而吾自
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
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常不畏死者非惟不知天網恢恢踈
而不失亦皆因上之有爲多欲而然也
故次之以民之飢章
民之飢者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
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古本
食者充君之庖稅者輸國之賦食用當儉
賦稅當輕在上者或取之於民太多是奪
民之食而使之飢也然則上之庫藏民之
然府也庫藏之物民之膏血也何況酷吏
非法誅求視天之民反不如於豬狗吏餘

珍饌民乏糟糠怨氣衝天禍亂斯作殊不
知民不難治至於難治者由上之人有為
多欲而民亦化上是以難治也漢文帝盡
減民租恭儉清靜而天下大治其效著矣

蘇曰上以有為導民民以有為應之故多
事而難治

民之輕死者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枯
民本不輕死以其在上者嗜欲太厚意欲
自生其生下民化之於利甚切不顧危亡
是以輕死殊不知外物不足以存生故物

有餘而生亡矣解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
爭厚其生故輕死而求利不厭
夫惟无以爲生者是賢於貴生也古本
賢如猶賢乎介之賢夫惟无以厚爲其生
者是猶賢於貴其生者矣秦皇漢武焚書
阬儒反道敗德恣情縱欲苦万民以自貴
其生適以輕死及至末年招來方術東遊
海上求不死藥望遇神仙貽万世之誚觀
二君者是殊不知恭儉清靜脩已以安百
姓而享天年之道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有爲多欲者鮮有不強暴也故次之以

人之生也柔弱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彊

剛一本作堅今從古本○盅无爲和故柔

弱也和柔既无故剛彊也

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脃其死也枯槁故剛彊

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前言人既如是此言物亦皆然以人物驗

之則知剛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欲

強梁而自生其生者斷不可也明矣　蘇曰沖氣在焉則體无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无堅強之累

是以兵強則不勝

主兵者以慈則勝若恃強而不義則不勝也　蘇曰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

木強則共故強大取下上声柔弱處上枯本

木強大則人共伐之木之強大者取下柔弱者處上譬人之恃強自大者自取於下

柔弱者濡處於上也蓋其道自然尒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剛強者是不知天道猶張弓也故次之

以天之道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者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古本

天道公平人鮮能知故取張弓之喻以明之夫張弓者高則抑下則舉有餘者減不足者補取其相稱而已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反天道也【蘇】曰天无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道者故能如此【蘇】曰有道者贍足万物而不辭旣以爲人已愈有旣以與人已愈多非有道者无以堪此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見音現

賢能也聖人法天之道爲之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能於人也儻爲之而恃

功成而處以覓見其能於人豈天道也哉

天下莫不柔弱於水章第七十八

柔弱勝剛強天之道舉下抑高故次之

以天下莫不柔弱於水章

天下莫不柔弱於水而攻剛強者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西昇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氣氣莫柔弱於道而此言天下莫不柔弱於水者就人之易見者而喻之以申明柔弱之道也夫兩剛相攻二俱有損而石剛也水能穴之

石有損而水无損是攻剛強者莫之能先於柔弱也其无物可以變易之也由此而推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可知矣

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知而不行爲情欲使之皆好剛強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正言若反

聖人言絶句社稷者古者建邦立國左社右稷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祈穀之所也民以食爲天故有國必先社稷而王者乃

社稷之主也祥者善也受國之垢者謂自行謙下柔弱也受國不祥者謂自稱孤寡不穀也誠能如此則是謂社稷之主天下之王也此舉聖人之言證前義也夫謙下柔弱本是法道而人以爲垢汙之行孤寡不穀本以喻一喻虛而人以爲不祥之稱故正言似與俗反也　蘇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以剛強治民則有怨矣故次之以和大

怨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爲政以德則民自无怨苟不以德而剛強多欲取之不以度使之不以時則民怨及其有禍亂大作方且撫綏而和釋之則亦必有餘怨矣安可以爲善不若无怨之爲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責求也契之有左右者取其符合而已聖人執左契以合德惟无私而已初不欲過

求於人也又何用聚斂之徒哉【音辯】去古者削木為契右契所以責事為取契也左契所以符合蓋與契也古者君臣一德天下太平君无可責於臣而臣亦无可責於民也安有怨乎

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天道无親常與善人

【音辯】去司主也徹去聲也經典與撤通

。故臣之有德以代民者聖人惟主於符合而已臣之无德而害民者聖人則主於去之蓋契之无私而唯與有德者法天道

之无親而常與善人也周子曰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蘇曰天道无親唯善人則與之契之无私亦猶是也唯合者得之矣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則民无怨而各安其安矣故次之以小國寡民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古本

老子前言治大國莅天下之式而此言小國者謂王者有道則國不在大民不在多

誠能无欲无爲則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
用也什伯之器【音辯】去按西漢詔天下吏
舍无得置什器儲偫峙音顔師古註五人
爲伍十人爲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之什伍
之具爲什器猶今之從軍及作役者十人
爲火共畜調度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无所乘之雖
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復扶富反又也上化清靜民不輕死何用
遠徙乘舟輿者多爲利名既不知名利則

雖有而不乘動甲兵者莫非仇讎既不致
仇讎則雖有而不陳也上古結繩而治今
民既淳朴則可使復結繩而用之化底和
平則雖結繩亦不用矣
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
業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而
不相往來
【傳疑】註俗字引鄭玄之說謂土地所生習
也業字引賈逵云業猶次也尒雅云業事
也皆通望音亡○隨地所產以食以服甘

之美之不餧不凍隨其風俗務其業次安
之樂之不治而不亂鄰國雖甚近而使民
各安其安自足其足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則焉有交爭之患如是則太古之風可以
復見蘇曰內足而外无所慕故以其所有
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民之各安其安自足其足端由上之有
道也故次之以信言不美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枯

信實之言多朴直故不美甘美之言多華
飾故不信嘉善之言止於理故不辯辯口
利辭亂於理故不善蘇曰信則為實而已
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
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也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无積既以為人已
俞有既以與人已俞多枯本
俞平聲註具第五章○通於一則万事畢
故博者未必知一也聖人虛心應物故无
積物有限而道无窮故用之俞有俞多也

蘇曰能一以貫之則无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它无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限而已无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天之道生育无窮未嘗害物聖人之道為而不恃未嘗爭競老氏屢言无為而此言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者蓋聖人純於道者也其為也出於无為與天同也故以是結下篇焉亦收一經之旨也蘇曰勢可以利

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聖人與天為徒所以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河上公曰聖人法天所施為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老氏仙蹤見之道藏史記聖賢紀載但降生示現人或夢之歲月日時記異先後至於諸家雜說未易殫舉矧註道德經者古今數百人所見各殊得失玄有年代深迴史亦闕疑可擇其眞勿泥其迹夫道一而已矣脩之身其德乃眞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豈特用之一巳也哉大抵要先得其體而自脩身

始及其妙也有變化不可得而測者在
去古愈遠尤處失真所以余解此經一
從古本蓋書坊刊行者其稍異處皆後
人臆說不得
老氏本意矣余幼時聞諸前脩曰河上公註
乃漢儒所爲託是名以借重耳不可執
此本以爲真河上公所註也當時結庵
于陜河之濱授與漢文帝者止是分章
句而已何嘗有註來及觀晦庵序參同
契云空同道士鄒訢其意謂鄒本春秋

邾子之國訢即熹也余不覺躍然曰後之不知空同道士乃晦菴隱其名以序參同契亦猶今之不知河上公乃漢儒借是名以註道德經也嗟乎三代尚稽古孔子信而好古春秋變古則書之生乎今之世切不可反古之道也聊摘數科列于篇首俾覽者得以取正焉若夫先覺之士固忘筌蹄而後進之英尚資梯級是書也不无少補然懼僭踰弗敢張露偶因道友來求難以荅[?]衆[?]付復念老

矣將形槁於一丘惟恐此經寖失古本
遂命工鏤板藏諸名山以俟來哲或有
修真之士體道之人欲傳受之亦所不
隱虔憑寶典口誦心持上祝
皇帝萬歲次願重臣千秋府縣官僚文武賢
德忠良顯著祿筭增崇廣及士民同躋
仁壽天清地靜時和歲豐率土含生咸
歸有道繼今有得之者儻毋以爲春秋
散於三傳易道微於九師能於靜室焚
香精心研味反照內參尋本源之真處

一旦玄通自得常久自然之道體其居
塵出塵而生育无窮則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厥效隨著聖賢地位不患不到
何止无愧於考亭去當亦知前儕之說
不誣而仲尼猶龍之喻尤妙也湛然堂
無隱齋谷神子范應元熏香謹序

書中引海庵序參同契是范應元在宋之後今道藏不載是書宋刊今不全遁世字畫紙墨為宋刊宋印無疑　蒙厰

此書道藏不收焦氏老子翼採摭亦不及真道家祕笈矣范應元無可考褚伯秀南華義海所錄諸家有范無隱者或即此人　沈琳更以詳考之　乙盦

〔一〕

此范應元道德經集註不足著錄家

徵引韓非司馬談嚴遵河上公郭雲

王弼傅奕唐玄宗諸本異同謂

詳博而備未為異說不襲其說解

則祇引司馬溫公蘇子由兩家則

較直氏先子翼為略而直氏之未刊其
書不翅遺藏本不傳亦可謂秘笈矣
壬子仲春宜都楊守敬記於上海寓
廬時年七十有四